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五十八回 多心婦屬垣著耳 淡嘴漢圈眼游營

南園紅瘦綠肥時，風乍暖，晚霞垂。魚鮮蟹熟酒初釀，招劇飲，把尊移。 傳杯直到醉如泥，相浪謔，怕誰知？不料美人窗外聽，來夢裡，畫雙眉。

——右調《醉紅妝》

再說薛家小冬哥看定了日子，要娶狄家巧姐過門。狄員外緊著制辦妝奩散碎物件。巧姐自己也會動手，調羹又極是體貼，老狄婆子不過是使口而已，倒也不甚操心。其餘衣服首飾之類，聽了調羹的條陳，俱托了舅舅相棟宇家打造裁制。相棟宇的夫人又都是大意思的人，免了狄員外許多的照管。

一日，相棟宇使了兒子相於廷來與他姑娘商量事體。又因薛素姐合了兩場大氣，每日吵鬧不止，狄婆子不由得別著暗惱，手腳一日重如一日。相於廷因此也要來看望姑娘。來到，見了狄員外夫婦，說完了正經的話，相於廷要別了回去。狄員外道：「你且別去。你哥我指使做甚麼去了，也待回來的時節。今日咱家燒新燒酒哩，我今又買了幾個螃蟹，又買了兩個新到的活活魚，咱再叫他拍椿芽，哇裡尋蒜苔去，再著人去請了你爹來，咱爺兒四個在葡萄架底下嘗酒。再把你姑娘也抬了他去，叫他聽著咱說話，看著咱可吃酒。」相於廷說：「俺爹還等著我回話哩。我到家再來罷。」老狄婆子道：「你姑夫留你，住下罷。你爹待不來哩麼？」相於廷便就住下。狄希陳也回來了。狄員外叫他到園內葡萄架下看著叫人收拾；又叫調羹做魚炒蟹，理料响飯；又著人去請相棟宇。

將次近午，調羹的魚也做完，螃蟹都剝成了塊，使油醬豆粉拿了等吃時現炒；又剝下餡子等著烙盒子餅，煮了綠豆撩水飯。諸事完備，小菜果碟都已擺在石桌上，只單等相棟宇不來，一連請了好幾遍。狄周回說：「大舅家裡陪著學里門子吃酒哩，打發門子去了才來。」相於廷說：「門子下來是有甚事？待我回家看看去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不消去，情管是往那裡做甚麼，順路訪訪你，好擾你的酒飯。要有甚要緊的事，愁你爹不來叫你？」

直待了晌午大轉，相棟宇吃的臉紅靛靛的從外來了，見了老狄婆子，說了話，才到後邊園內合狄員外、狄希陳相見了。相於廷問說：「門子來做甚麼？」相棟宇道：「門子來說，廩缺出來了，叫你明日到學哩。」相於廷道：「這一定是沈太守的缺；但這缺該算著是薛大哥補，還到不的我跟前哩。」相棟宇道：「門子說，不是沈太守的缺；沈太守的缺已是薛大哥補了，文書也待中下來。這又另是個飛缺，他說是誰的來，我就想不起來了。是荆甚麼的缺。」相於廷道：「阿！是了！是荆在高卅保舉了。」問說：「沈太守怎麼出了缺？」相棟宇道：「沈太守貢了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他多咎貢了？我通不曉的，失了他的禮。昨日陳哥進了學，他出了人情，還自家又另賀。這失節了是什麼道理？小陳哥想著些兒，別要再忘了。」

說著，一邊斟酒上菜。頭一道端上活活魚來。狄婆子坐在旁邊一把學士椅上，另放著一張半桌，也上了一塊魚嘗新。都說是幾年的新活活，通不似往年的肉鬆，甜淡好吃，新到的就苦咸，肉就實拍拍的，通不象似新魚。狄婆子道：「我村，我吃不慣這海魚，我只說咱這湖裡的鮮魚中吃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人是這們羊性：他那裡看著咱這裡的湖魚，也是一般希罕。」

第二道端上炒螃蟹來。相棟宇說：「咱每日吃那爐的螃蟹，乍吃這炒的，怪中哩。我叫我家裡也這們炒，只是不好。」狄員外道：「這炒螃蟹只是他家裡人炒的得法，咱這裡人說他京裡還把螃蟹頭的那殼兒都剝去了，全的一個圓圖螃蟹肉，連小腿兒都有，做湯吃，一碗兩個。」相棟宇道：「這可是怎麼剝？他劉姐也會不？」狄員外道：「怕不也會哩。叫人往廚房裡看還有蟹沒；要有，叫他做兩個來。」丫頭子說道：「沒有蟹了。他剛才說炒還不夠哩。」狄員外說：「想著買了蟹，可叫他做給你舅看。」

接連著都吃了飯，狄婆子先著人抬到前邊房裡去了。又吃了一會子酒，相棟宇辭了回去，狄員外也在前邊住下了。狄希陳說：「大舅合爹都去了，咱可沒拘束的頑會子。」狄希陳說：「昨日打涿州過來，叫我背著爹買了一大些炮仗，放了一年下沒放了，還剩下有好幾個哩，咱拿來放了罷。」相於廷說：「極好！你取了來咱放。」狄希陳取出那炮仗來，有一札長，小雞蛋子粗，繫著頭子，放的就似銃那一般怪響。狄希陳說：「咱把這炮仗綁在狗頭上，拿著他點上，可放了他去，響了，可不知怎麼樣著？」相於廷道：「咱試試。咱可揀一個可惡的狗來叫他試，要是好狗，萬一震殺了可惜的。」狄希陳說：「有理。咱叫了那灰色母狗來，極可惡他，只看見我就咬。」相於廷道：「這咬主人家的狗極該叫試，就是震殺了也不虧他。沒的雷不該劈他麼？」隨叫覓漢哄了那灰色狗來，先拿了一根帶子把他嘴來捆住，然後揀了一個大炮仗，縛在那狗頭上，用火點上信子，猛可裡將狗放了開去，跑不上幾步，砰的一聲，把個狗震的四腳拉叉，倒在地下。二人拍手大笑，替他解了嘴上的帶子。那狗死過去了半日，蹬歪蹬歪的漸漸的還性過來，臥起一拐一跌的走了。

相於廷道：「我夜來拿了個老鴿，捆著翅子哩，咱拿了來，頭上也綁個炮仗，點上撒了他去，看震得怎麼樣的。」狄希陳喜道：「極妙！在那裡放著哩？叫覓漢取去。」相於廷囑付那差去的覓漢道：「你到家尋著小隨童問他要。」覓漢去不一會，從外邊拿著一個扭黑傻大的鐵嘴老鴿往後來。狄希陳道：「好大東西！你怎麼拿住了？」相於廷道：「他可惡多著哩！在那樹上清早後晌的對著我那書房窗戶喬聲怪氣的叫喚。叫小隨童攆的去了，待不的一屁，脂拉子又來了。叫我弄了個番弓上上，快多著哩，當時就拿住了。」覓漢使兩隻手掐著他的身上，狄希陳拿著頭，相於廷綁炮仗，用火點上藥線，把手往上一撒，老鴿飛在半空，就如霹靂一聲，震的那老鴿從空墜地，看那腦袋，震的兩半個，腦子也都空了。那老鴿大不如那灰色狗有些耐性。

相於廷說：「誰知這炮仗這們利害！我想嫂子這們不賢惠，攪家不良的，咱拿個炮仗，綁在他頭上，點了藥線，與他一下子，看他還敢不敢！」狄希陳道：「你說不該麼？只是咱不敢輕意惹他。狗合老鴿不會回樞，只怕他會回樞哩。倒是他孀子仔本，咱把他綁上個炮仗震他下子試試，看怎麼著。」相於廷道：「為甚麼？他又不氣婆婆，又不打漢子，又溫柔，又標緻，我割捨不的震他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割捨不的，敢任懈也割捨不的。」相於廷道：「你割捨不的震俺嫂子，我也割捨不得氣俺姑娘，打俺表兄哩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他嫂子倒也是個沒毒的，不大計恨人。我要有甚麼惹著他，我到了黑夜陪陪禮，他就罷了。他就只是翻臉的快，腦後帳又倒沫起來。」相於廷說：「這怎麼是腦後帳？這叫是『抽了雞巴變了臉』。我教你一個妙法，你就完了事，你也別拿出來，只是放著。他渾深且不變臉哩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不由的睡著了，就要掉出來。」相於廷道：「你摟著脖子，鰓的腿緊緊的，再也掉不出。不止於他不變臉，你還可乘機變臉哩。還有個風流報復的妙法，只怕你沒這們的本事，可惜了瞎頭子傳己你。」狄希陳說：「我有本事哩。你傳己我罷。」相於廷道：「他倒沫尋趁你，你白日裡躲著些兒，別大往屋裡去，象那死蛇似的纏腿。你要在家，他著丫頭叫你，你不敢不來。你只別要在家，往那頭尋我去不的麼？後晌來家，到姑娘屋裡挨摸會子，打量著中睡覺的時節才進屋裡去，看那風犯兒的緊慢。要不大緊，他沒大發惡，流水的脫了衣裳，進到被窩子裡頭去；要是他發惡的緊了，這就等不的上牀，按在牀沿上，流水抗起腿來，挺硬的攆進去，且堵住了他的嗓子，叫他且罵不的，再流水的從根拔稍一二十扯，且叫他軟了手打不的。他只口合手先動不的了，你可投信給他一頓。你一邊乾著，一邊替他脫了衣裳，剝掉了褲，解了膝褲子，換上睡鞋，他還下的來哩？要再治的他丟兩遭，叫他軟癱熱化，象死狗似的。你這一宿沒的還怕他哩？豈不睡一夜平安覺？」

狄希陳道：「這法倒也好。只是天長地久的日子，怎麼是長法？」相於廷說：「怎麼不是長法？這苦著你甚麼來？這白日就躲，黑夜就乾，他還有點空兒哩？」狄希陳說：「這法也不好。我聽說女人的身子比金子還貴哩，丟一遭，待好些時保養不過來，會丟的女人，那臉是焦黃的，勞病了，極是難治哩。叫他一宿丟兩遭，他萬一死了，怎麼樣著？」相於廷道：「我說你乾不的麼！這們不賢惠的人，你留著他做甚麼？不丟死他呀！」狄希陳說：「這法只是不好，罷麼。就不為他，可沒的咱每日黑夜淘碌，死不了人麼？」相於廷道：「看俺這混帳哥麼！你可過的是甚麼日子？戀著你那疼你的老婆哩！你可說怕死，這下地獄似的，早死了早

托生，不俐亮麼？」狄希陳笑說：「砍頭的！我礙著你吃屎來？你送我這們絕命丹！」

相於廷道：「要不，我再與哥畫一策。嫂子雞、貓、狗不是的，無非只為你不聽說。你以後順腦順頭的，不要扭別，你凡事都順從著，別要違悖了他的意旨。他說待上廟，你就替他收拾轎，或是備下馬；待叫你跟著，你就隨著旅旅道道的走；待不用你跟著，你就墩著屁股，家裡坐著等。他待那廟裡住下，你就別要催他家來；他待說那個和尚好，你就別要強備給他道士；他待愛那個道士，你就別要強備給他和尚。你叫他凡事都遂了心，你看他喜你不。」狄希陳笑道：「你合他嬌子這麼好，原來都有這等的妙法！我就不能如此，所以致的嫂子不自在。」

相於廷笑道：「是呀。你兄弟媳婦兒待怎麼樣著就怎麼樣著，我敢扭別一點兒麼？頭年七月十五待往三官廟看打醮，我就依著他往三官廟去，跟著老侯婆合老張婆子坐著連椅，靠著條桌，吃著那雜油炸的果子，一欄面的饅饅，對著那人千人萬的撲答那沒影子的瞎話，氣的你在旁裡低著頭飛跑，氣的俺娘合俺丈人都風癱了。我再不生一點氣，到了後晌，又待看放河燈哩，前頭道士和尚領著，後頭無千帶萬的漢子追著，那腳又小，跟著一大些癩瞎的婆娘歪呀歪的。這們許多婆娘們，就只俺媳婦兒又年少，又腳小，又標緻，萬人稱贊，千人喝采。」

狄希陳笑道：「你說的狗屁！」相於廷笑道：「咱這寡燒酒怎麼吃？我兼著說書你聽，倒不好來？」狄希陳笑道：「那麼，你只造化，沒撞著哩，可不叫你說嘴說舌的怎麼？你要撞見這們個辣拐子，你還不似我哩。」相於廷笑道：「是實，我不如你有好性子，會挨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好生吃酒，另說別的罷，再不許提這個了。咱行個令吃，堵住你那口。再提這個，拿酒罰你。」相於廷道：「咱就行個令，咱今日不都吃個醉不許家去。」狄希陳說：「這新燒酒利害，咱打黃酒吃罷。」相於廷道：「吃酒不論燒、黃才是量哩。咱既吃了這半日的燒酒，又吃黃酒，風攪雪不好，爽俐吃燒酒到底罷。」

狄希陳催著相於廷行令。相於廷道：「脫不了咱兩個人，怎麼行令？咱『打虎』罷。我說你打，你說我打，咱一遞一個家說。我先說起：『遍遊淨土訪■黎，常言四字。』狄希陳道：「你說的這番語，我先不省的。可怎麼打？」相於廷道：「凡庵觀寺院俱是『淨土』，『土』字念『度』字，『■黎』就是『和尚』，『遍遊』是各處都要游到。」狄希陳說：「這是『串寺尋僧』。」相於廷道：「就是只四個字。該你出，我打你的。」狄希陳道：「『雞屁股控線』，常言兩字打。」相於廷笑道：「這有甚難解？是『扯淡』二字。我再出你打：『懼內掌團營』，人物七字打。」狄希陳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沒處去打，我吃鐘，你說了罷。」相於廷道：「是『怕老婆的都元帥』。」狄希陳笑說：「我也出與你打：『孩子跑在哥前面』，《四書》五字打。」相於廷道：「這是『幼而不遜弟』。」

狄希陳說：「我不合你『打虎』。你哨起我來了！我合你『頂真續麻』，頂不上來的一鐘。」相於廷道：「這也好，你就先說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是客，你還先說。」相於廷道：「我就起：『兩好合一好。』」狄希陳道：「好教賢聖打。」相於廷說：「打翁罵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胡謔！甚麼『打翁罵婆』，這是你杜撰的！何不說『打翁吧娘』？」相於廷道：「你沒打翁罵娘，我為甚麼屈說你？」狄希陳說：「不准，罰一鐘，另說。」相於廷吃了一杯酒，另說道：「打了牙，肚裡咽。」狄希陳說：「驗實放行。」相於廷說：「念出路引來了！這不是那『咽』字。該罰一杯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咱說過也許續麻，音同字不同的，也算罷了。」相於廷道：「阿，咱就算了。我也說個：『刑於寡妻』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妻賢夫禍少。」相於廷道：「正是！哥知道就好講話了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你行動就是哨我，我也不合你做這個，咱一遞一個說笑話兒，咱使一個鐘兒輪著吃。」相於廷道：「就依著哥說，咱就說笑話兒。我就先說：咱這繡江裡有幾個懼內的人，要隨一道會，算計要足十個人，已是有了九個，只少一個，再尋不著，只得往各鄉里去尋。尋到咱明水地方，只見一個二十歲年紀的人，拿著一雙女人的裹腳、一雙膝褲子，在湖邊上洗。那人說：『這人肯替老婆洗裹腳合褲腿子的，必定懼內，何不請他入會，以足十人之數？』向前說道：『俺城中齊了一道怕老婆的會，得十個人，已是有了九人，單少一個。今見老兄替令正洗裹腳，必定是懼內，敬請老哥入會，以足十人之數。』那人說：『我不往城裡去。我為甚不在明水做第一個懼內的，倒往城裡去做第十？』」

狄希陳道：「我說你沒有好話，果不然！咱只夯吃，不話多話。我合你說：你嫂子慣會背地裡聽人，這天黑了，只怕他來偷聽。萬一被他聽見了，這是惹天禍。你麼跑了，可拿著我受罪哩。」相於廷道：「那麼跑一步的也不是人！咱拿出陳閣老打高夫人的手段來，替哥教誨教誨，兜奶一椎，摳定兩腳，脊梁一頓拳頭，我要不治的他趕著我叫親親的不饒他！」

狄希陳道：「小爺，你住了嘴，不狂氣罷，這他是待中出來的時候了。」相於廷道：「你唬虎誰哩？我是你麼？誰家嫂子也降伏小叔兒來？他不出來尋我，是他造化；他要造化低，叫他……」這句話沒說了，只見素姐一大瓢泔水，猛可的走來，照著相於廷劈頭劈臉一潑，潑的個相於廷沒頭沒臉的那泔水往下淌。相於廷把臉抹了抹，蹬開椅子，往外就趕。素姐擦著鬢子就跑。相於廷直趕到素姐天井門口，素姐把門砰的聲門了進去。相於廷方才站住，說道：「好漢子，你出來麼！我沒的似俺哥，你招把我？」素姐說：「小砍頭的！我叫你這一口嘴沒了皮的一般，一些正經話也不說，只講說的是我！你有這們本事，家去管自家老婆不的。這天多咎了？還不家去，在人家攘血刀子叨瞎話！我不合你這小砍頭的說話，我只合你哥算帳！」相於廷道：「你攆我，我偏不去；我吃到明日，明日又吃到後晌，只是說你。我得空子趕上，渾深與你個沒體面！你只開門試試！我這裡除著一木掀屎等著你哩！」狄希陳說：「他已是關上門了，你待怎麼？你到後頭脫了這衣裳，擦刮擦刮，吃咱那酒去罷。」

二人從新又到後邊吃酒。狄希陳說：「何如？我說你再不聽，這當面領過教了。你道是替我降禍，我要吃了虧，你看我背地裡咒你呀不。」相於廷道：「他要難為你，你快去請我，等我與你出氣。那安南國一伙回子往北京，進了一個大象。那象行至半路，口吐人言，說：『我是個象王，我不願往京裡去，只待在這裡叫土人替我建祠立廟，我能叫風調雨順，扶善罰惡。』土人們見他能說話，知他不是個凡物，果然攢了錢替他蓋了極齊整的大廟，人山人海的都來進香。果然是好人就有好處，惡人就拿著教他自己通說。一日，有夫妻二人同來進香。這個女人，誰知平日異常的凌虐丈夫，開手就打，絕不留情。剛才進的殿門，只見那女人唇青臉白，通說他平日打漢子的過惡，摳得象四馬攢蹄一般，他漢子再三與他禱告，方才放他回來。他漢子說道：『你剛才不著我再三哀懇，你必定是死，你以後再不可打我。你若再要打我，我就叫象爺哩。』狄希陳笑著，在相於廷胳膊上扭了兩把。說說笑笑，二人不覺吃的爛醉，就倒在葡萄架下蘆席上面。相於廷枕著個盒蓋，狄希陳枕著相於廷的腿，呼呼的睡熟，如泥塊一般。

素姐待了一更多時候，不聽見後邊動靜，又開出門來，悄悄的乘著月色走來張探，只見二人都睡倒席上，細聽鼻息如雷。又走到跟前，低下頭細看了詳細，知道不是假妝睡著。回到房內，將狄希陳的硯池濃濃的磨了些墨，又拿了一盞胭脂翻身走到那裡，先在相於廷臉上左眼污了個黑圈，右眼將胭脂塗了個紅圈，又把他頭髮取將開來，分為兩股，打了兩個髻子，插了兩面白紙小旗；也在狄希陳面上一般圖畫。都把他各人的衫襟扯起來，替他蓋了面孔，然後悄悄的自己回去，關上房門睡了。相於廷睡到黎明的時候，方才醒轉，知道昨晚酒醉不曾回去，恐被爹娘嗔怪，趁天未大明，連忙起來，回家梳洗。狄家此時已經開了前門。相於廷出門家去，路上也還不大有人行走，就有一二人撞見的，揚起頭來看著笑，一面就過去了。相於廷走回家內，恰好爹娘已經開了房門，正要梳洗，猛然看見，著實唬了一驚。相於廷見了父母驚惶，自也不知所以。相棟宇道：「因甚將臉塗得這等模樣？虧你怎在街上走得回家？」相於廷連忙取鏡來照，也只好道是狄希陳捉弄。

再說狄希陳醒了轉來，天已大亮，不見了相於廷，知道他已回家去。恰好園裡又再無別人經過，自己天井門口門尚未開，要且往爹娘房去，撞見調羹出來，又見狄周媳婦走過，二人拍手大笑。狄希陳掙掙的不知二人大笑是何緣故？狄員外聽見窗外喧嚷，也慌跑了出來，見了狄希陳這個形狀，不勝詫異。狄希陳取出他娘的鏡來照了一照，說道：「再不必提，這一定是相於廷乾的勾當，塗抹了我的臉，偷走回家去了。」狄婆子說：「是甚麼抹的？你近前來，待我看看。」狄希陳走到面前，狄婆子道：「瞎話！這黑

的是墨，紅的是胭脂，相於廷在後邊園內，那討有這兩件東西？」狄希陳道：「他吃酒不肯家去，是待算計捉弄我了，家中預先帶了來的。」狄婆子道：「這也或者有的，虧了沒往外去，若叫外人撞見，成甚麼模樣！這孩子這等刁鑽可惡！」狄員外道：「昨日我合他大舅散了，弟兄兩個吃到那晷晚，我倒怪喜歡的。這們頑起來了！雖是也不該，可也頑的聰明，好笑人的。」狄婆子道：「把人的臉抹的神頭鬼臉是聰明？還好笑哩！我只說是小孩兒促狹，你看等他來我說他不！」

狄希陳吃過飯，只見相於廷從外邊走來，剛作完揖，對狄婆子道：「姑娘，你看俺哥乾的好事！哄得我醉睡著了，替我污了兩眼黑眼，把頭髮握了兩個驚髻，插上兩桿白紙旗；叫我不知道往家裡跑，街上人看著我亂笑，到家把爹合娘都唬的不認得我，這的促狹。姑夫合姑娘不說他說麼？」狄希陳說：「虧了爹合娘看著，我還沒得合你說話哩，他倒給人個翻戴網子。你是個人！嗔道你突突抹抹的不家去，是待哄我睡著了乾這個！」相於廷道：「乾甚麼？你說的是那裡話？」狄婆子道：「你哥污的兩眼，神頭鬼腦的打著兩個髻。插著白紙旗，是你乾的營生，你還敢說哩？」相於廷道：「姑娘，是真個麼？」狄婆子道：「可不是真個怎麼？我正待要上落你哩！」相於廷道：「這不消說，必定是俺嫂子乾的營生。」把昨日後晌潑水趕打的事詳細說了。狄員外只是笑。狄婆子說：「你爹合你姑夫來了，你兩個這們作了頓業，我這前頭似作夢的一般。」素姐外頭說道：「不干我事，我沒污你兩個的眼，是天為你兩個欺心，待污了眼，插上旗，伺候著叫雷劈哩！還敢再欺心麼？」二人方知真是素姐所為，笑了一陣開手。這雖也沒甚要緊，也是素姐小試行道之端。至於大行得志之事，再看後回續說。